



## 冬天,致敬温暖

■ 安徽合肥 贺彬

每天睡前  
我都要把手  
伸向伫立在墙角的那堆铁片  
就像抓住夏天的手  
和风 暖阳 热酒  
瞬间将我覆盖  
有种想流泪的冲动  
有种阅读诗篇的喜悦  
有种张帆远去的力量  
我和铁片深情交流  
谁也不会说谎  
更没有欺骗  
我们都有铁的属性  
冷的外表  
藏着热的心  
把地表深处的暖流  
传导对方  
一起抵御  
外面的寒

每一个冬夜  
我都抱着暖阳入眠  
一个个梦乡  
我都睡得安然 香甜  
感谢你,暖气片  
陪我度过暗夜的兄弟  
没有你的深爱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出  
人生的寒冬  
只因你的双手紧握  
我才得以迎来明媚的春天  
每一天都是我的感恩节  
我以无比的虔诚向你致敬  
在我无助的时候  
生命中遇到的  
一次次暖

## 青青的瓦 白白的霜

■ 山东临清 杨金坤

大雾渐渐散去,从树杈上冉冉升起的太阳,将一缕缕晨光洒在对面的屋顶青瓦上。在阳光的照耀下,整个屋顶银光闪烁。下雪了?我指着青瓦上茫茫的一片白问爷爷。爷爷说,没下雪,那是白头霜。“白头霜?”我思索着这个名字,再望望屋顶、看看爷爷的满头银发,那青青的瓦、白白的霜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第一次充满了沧桑感和厚重感。

青青的瓦,弯弯的浅弧,渲染着厚重古朴的黛青。沟瓦是地,瓦头朝上尾朝下;盖瓦是天,瓦尾朝上头朝下,沟瓦和盖瓦凹凸相扣、俯仰相合,依着凹槽、循着规矩、鳞次栉比,一片压着一片铺开去。无论风吹雨打,青青的瓦都静默无声、舒展自如。

白白的霜,形似盐,质如玉,皎洁晶莹,给青青的瓦铺上了一层薄薄的玉屑。青青的瓦衬映着霜之晶莹,白白的霜隐逸着瓦之安谧,白里隐现着暗青,青里透着洁白,如起伏的画布,若着色的纸页,不用设墨着色,分明是天然生成的水墨小品。

青青的瓦会老。老了的青瓦去了“火气”,学会了宽容、容纳。沟瓦上长了瓦松,盖瓦下覆满青苔,瓦楞上有狗尾巴草。成双成对的麻雀忙碌地衔来麦秸、衔来干草、衔来一片片羽毛,在青瓦的空隙里,筑建过冬的暖巢。青青的瓦如我的爷爷,满脸的沧桑中尽显朴素、睿智和端庄。

白白的霜易逝。严霜毒日头,树杈上的太阳越升越高,光线越来越强,银色的、带着小茸毛的霜化成了晶莹的露珠,润进瓦里。白白的霜如我,青春年少,转瞬即逝,一去不复返。

宋代诗人陆游在《读<老子>》诗中写道:“人生忽如瓦上霜,勿恃强健轻年光。”青瓦覆白霜,虽绚烂精彩,但过于短暂,瞬间消散。生命似霜,人生易老,韶华难再,且行且珍惜。

如今我亦满头银发,回想当年那青青的瓦、白白的霜,顿感人生如白驹过隙,只消看几回青青的瓦、白白的霜而已。

## 整草蓆

■ 安徽桐城 疏泽民

一轮皎月挂在夜空,给大地铺上一层银辉。农家门前的晒谷场上堆着一垛稻草,一位老农坐在草垛边,双手不断地从草垛里抽出稻草;一位少年,手里摇着绞拐,边绞边后退,草绳如蚕茧吐丝,越吐越长。

这是童年记忆中在乡下整草蓆的影像。其实这不是绳,因为绳由双股或多股绞成,而它只有一股,我们称它为草蓆。

晚稻脱粒后的稻草晒干,用扬杈一层层堆叠在稻床上,形成蘑菇状或矮屋状草垛。忙完了地里的活儿,庄稼人便开始整草蓆。先从草垛抱出一堆稻草,通常是糯稻草,比较柔顺。没有喷壶,就掬水泼洒,或者嘴里含一口清水,“噗!”地一声喷在稻草上。两三分钟后,稻草吸收水分变得柔软,就可以整草蓆了。

短的草蓆可以单人绞。先揪出一小股稻草,对折后右手捏住折头,不断地顺时针旋转,将这股稻草拧成绳,左手捏住草绳的另一头,不停地抽草。随着右手旋转绞动,左手抽取的稻草不断拧成绳,越抽越长。当草绳拧至手臂够不着的长度时,停止抽草,右手再拧几圈,使草蓆更加结实。这样的一根草蓆长度在一米五至一米八,一根根头尾理顺码好,每十根或二十根捆起来,就成了一捆草蓆子。

这样的草蓆子一般用于捆稻把、山柴、棉花秆、黄豆秆。打捆前,朝一捆草蓆子上“噗”几口水,或者拿到水沟里呛一下,使草蓆濡湿,增加柔韧度。取一根草蓆铺在地上,将抱来的农作物秸秆拦腰堆在草蓆上,目测这堆秸秆的“腰围”与草蓆长度大致相当时,拿起草蓆的一头往上一提,单膝跪在秸秆上压实,再拿起草蓆的另一头,双手交替迭绞在一起用力收紧,再拧几道劲,往绷紧的蓆绳里一插,庄稼就打成了捆,等待挑回晒场。

还有一种草蓆子,整得很长,犹如织毛衣的毛线团,总长度可达好几百米。这样的草蓆团子通常用来盖屋、织网

防风。

整草蓆团子需要两个人协作。那时候父亲坐在草垛前,负责抽草;我拿着绞拐,边绞边往后退。绞拐是“Z”形铁丝套上两截空心竹筒,形成曲柄摇杆机构,铁丝顶端弯成钩,钩住稻草。整草蓆时,父亲先抽取几股稻草,我从绞拐中钩住稻草,摇转绞拐,稻草便绞成绳。父亲不断地抽取稻草,我不断地摇转绞拐,草绳越绞越长。当我退到稻床的另一头时,父亲停止添草,将草头打个结,在手中绕成团,然后将草团压在地上一边滚,一边绕,我跟着收紧的草绳慢慢走到父亲身边。父亲从绞拐上取出绳头,往草团里一插,再抽取稻草,绞下一根草蓆。下一根草蓆的草尾与上一根草蓆的草头相接,越接越长,草蓆团雪球似的越滚越大,甚至比稻秆还要粗壮,重达几十斤。

深秋翻盖草屋,草蓆团子便派上了用场。屋面上铺着新盖的稻草,一人站在屋脊上,手里拿根长竹篙,篙头束着草蓆团的草绳头,慢慢举起,草蓆团便在地上一边打着滚,一边吐出草蓆。将竹篙伸到屋脊的另一侧,在屋檐稻草上摩擦几下,退出草头,再将竹篙举回原处。站在斜靠屋檐梯子上的助手割断草绳,再在篙头束上新一根草蓆,如此循环,草蓆一道道铺在屋面,最后在檐口压上剖开的毛竹,将草蓆头绑在毛竹上收紧,防止新铺的稻草被风吹散。

这些年来,种田实现了机械化,小洋楼取代了茅草房,草蓆失去了用武之地,在农村几乎销声匿迹。

那天在一座农业生态园,我看到久违的草蓆,感到格外亲切。农业生态园里的草蓆绑在草坪里的木马上,稻草人上,犹如给它们穿上了毛线衣,乍一看以为是出土的兵马俑,透着几分古朴。此时的草蓆完全褪去了原有的功能,仅起到装饰作用。但是,看一眼草蓆的纹理,就会发现,草蓆的精髓还在,农耕文明的气息还在,记忆里的乡愁还在,不曾走远……

## 勤学改变命运

■ 浙江浦江 朱耀照

那年,我第一次高考失败。父亲是木匠,想让我跟他外出干活。权衡再三,我选择了复读。“如是来年再考不上,我就学木匠。”我对一脸期待的父亲说。浮躁的心沉静下来后,读书再不像以前那样时冷时热,漫无目的。平时认真听课,尽量跟上老师的节奏。课外自主做作业,专心致志解难题。一段时间过去后,许多以前不懂的知识都能理解了。因爱上了思考,尝到了读书的乐趣,有不懂就会去问老师,有时还钻上了牛角尖。

记得一次上课前,我向化学老师问酸碱中和滴定实验中的一个问题:计算使碱溶液变色的酸溶液量,是算到酸溶液最后一滴的,一滴一般为二毫升,有时极有可能最后有半滴就能中和了,这是不是说实验不标准了?为这实验中允许的误差,老师解释了半天,耽误了班课上好几分钟时间。后来,我还学会了作业整理。因练习本较贵,我就到学校附近的合作社一下子买了五张大开的白纸,将它们折裁成书本大小,用铁丝装订成好几本。按科目分门别类。每门两本,一本摘抄基础,一本摘录好题巧解。每次考试前,我都要翻翻本子,记住一些公式和解题诀窍。正是它们,让我每次成绩稳中有升。

周末回三十里路外的老家,我总要带上一些书本。白天劳作,晚上看书。家里15W的白炽灯并不很亮,我会坐在楼梯上最接近灯泡的地方看书写作业。身体疲劳,脑细胞却非常活跃。这种劳力和脑力相互弥补,学习效果还是不错的。如是白天没活干,我就坐在楼上做题。家里呆乏

了,我会带着书走出村外温习。村口是一条长岭,石阶有平缓有陡峭。我漫步其中,将课本内容按章节默念一遍。如是卡住了,就将书本翻出,再记一遍。几番上岭下岭,一本厚厚的书变得很薄,有些章节重点内容几乎能背得滚瓜烂熟。课本的题目会做了、做完了,我就借别人的复习资料看!

正月来临,拜年是借复习书的大好时机。如是碰到亲戚家人上大学或不准备复习了,我都会大着胆子去借。我曾在姨夫的侄女那借过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化学复习用书》,在父亲徒弟的弟弟那借过《数学学习题集》。有了这些复习书,我扩大了知识面,提高了解题能力。当时最珍惜的,还是从姐夫的表弟江那儿借来的一套试卷。江比我大三岁,当时已经考上了南京工学院。一个霜冻的早上,姐夫和我走五里路来到江的家里。说明来意后,江的父亲将江读过的一箱书全部拿出,任我挑选。这是些码得整整齐齐的书,跟新的一样。它们对我来说无异于一座宝库,拿起这本,放不下那本。后来更被江做过的一大叠试卷迷住了。这些试卷,不管后面的题目多难,江都做对而且很有技巧。不但答题步骤非常清晰,而且字迹清楚,表达简洁,卷面似乎没有一个多余的字。它比老师课堂上讲的还通俗易懂。看看那些试卷题解和被老师打的红勾,心中有一种美感和愉悦。这套试卷被我全部拿来。正是它们,让我意识到自己以前的俗不可耐,领悟到读好书的必要性。

那年高考,我成功了。大学毕业,我当上了老师。一晃三十多年过去。虽然现在的我非常非贵,但我还是感谢自己那年的努力。只要一想起那时的学习劲头,头发灰白的我依然激情澎湃,热血沸腾。